資治通鑑/卷22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二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二十六 唐紀四十二

► 卷二百二十七

起屠維協洽八月，盡重光作噩五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資治通鑑 第226卷
卷第二百二十六

【唐紀四十二】　起屠維協洽八月，盡重光作噩五月，凡一年有奇。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大歷十四年（己未，公元七七九年）

八月，甲辰，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，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，並同平章事。上方勵精求治，不次用人，卜相於崔祐甫，祐甫薦炎器業，上亦素聞其名，故自遷謫中用之。琳，太原人，性粗率，喜詼諧，無他長，與張涉善，涉稱其才可大用，上信涉言而用之；聞者無不駭愕。

代宗之世，吐蕃數遣使求和，而寇盜不息，代宗悉留其使者，前後八輩，有至老死不得歸者；俘獲其人，皆配江、嶺。上欲以德懷之，乙巳，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，使於吐蕃，悉集其俘五百人，各賜襲衣而遣之。

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，以為：「選用之法，三科而已：曰德也、才也、勞也。今選曹皆不及焉；考校之法，皆在書判、簿歷、言詞、俯仰而已。夫安行徐言，非德也；麗藻

芳翰，非才也；累資積考，非勞也。執此以求天下之士，固未盡矣。今人未土著，不可本於鄉閭；鑒不獨明，不可專於吏部。臣謹詳酌古今，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，宜令宰臣進敘，吏部、兵部得參議焉。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，許州、府辟用，其牧守、將帥或選用非公，則吏部、兵部得察而舉之，罪其私冒。不慎舉者，小加譴黜，大正刑典。責成授任，誰敢不勉！夫如是，則賢者不獎而自進，不肖者不抑而自退，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。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，試職於州郡。若才職不稱，紊亂無任，責於刺史，則曰命官出於吏曹，不敢廢也；責於侍郎，則曰量書判、資考而授之，不保其往也；責於令史，則曰按由歷、出入而行之，不知其他也。黎庶徒弊，誰任其咎！若牧守自用，則罪將焉逃！必州郡之濫，獨換一刺史則革矣。如吏部之濫，雖更其侍郎無益也。蓋人物浩浩，不可得而知，法使之然，非主司之過。今諸道節度、都團練、觀察、租庸等使，自判官、副將以下，皆使自擇，縱其間或有情故，大舉其例，十猶七全。則辟吏之法，已試於今，但未及於州縣耳。利害之理，較然可觀。屬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，則安能鎮方隅之重，理財賦之殷乎！」既濟，吳人也。

初，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，陷以法，貶潮州刺史。時楊炎在道州，知其直，及入相，復擢為衡州刺史。始，皋之遭誣在治，念太妃老，將驚而戚，出則囚服就辨，入則擁笏垂魚，即貶於潮，以遷入賀；及是，然後跪謝告實。皋，明之玄孫也。

朔方、邠寧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，邠府宿將史抗、溫儒雅、龐仙鶴、張獻明、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，皆怏怏不服。懷光發兵防秋，屯長武城，軍期進退，不時應令。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，懷光遣之，既離營，使人追捕，誣以它罪，且曰：「黃葭之敗，職爾之由！」盡殺之。

九月，甲戌，改淮西為淮寧。

西川節度使、同平章事崔寧，在蜀十餘年，恃地險兵強，恣為淫侈，朝廷患之而不能易。至是，入朝，加司空，兼山陵使。

南詔王閣羅鳳卒，子鳳迦異前死，孫異牟尋立。冬，十月，丁酉朔，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，三道入寇，一出茂州，一出扶、文，一出黎、雅，曰：「吾欲取蜀以為東府。」崔寧在京師，所留諸將不能御，虜連陷州、縣，刺史棄城走，士民竄匿山谷。上憂之，趣寧歸鎮。寧已辭，楊炎言於上曰：「蜀地富饒，寧據有之，朝廷失其外府，十四年矣。

寧雖入朝，全師尚守其後，貢賦不入，與無蜀同。且寧本與諸將等夷，因亂得位，威令不行。今雖遣之，必恐無功；若其有功，則義不可奪。是蜀地敗固失之，勝亦不得也。願陛下熟察。」上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對曰：「請留寧，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，雜禁兵往擊之，何憂不克！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，蜀將必不敢動，然後更授他帥，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，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遂留寧。初，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，遣入宿衛，為右神策都將。上發禁兵四千人，使晟將之，發邠、隴、范陽兵五千，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，以救蜀。東川出軍，自江油趣白壩，與山南兵合擊吐蕃、南詔，破之。范陽兵追及於七盤，又破之，遂克維、茂二州。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，又破之。吐蕃、南詔饑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。吐蕃悔怒，殺誘導使之來者。異牟尋懼，築苴咩城，延袤十五里，徙居之。吐蕃封之為日東王。

上用法嚴，百官震悚。以山陵近，禁人屠宰；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，載以入城，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。或謂諝曰：「郭公有社稷大功，君獨不為之地乎？」諝曰：「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。郭公勳高望重，上新即位，以為群臣附之者眾，吾故發其小過，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。如此，上尊天子，下安大臣，不亦可乎！」

己酉，葬睿文孝武皇帝於元陵；廟號代宗。將發引，上送之，見轀輬車不當馳道，稍指丁未之間，問其故，有司對曰：「陛下本命在午，不敢沖也。」上哭曰：「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！」命改轅直午而行。肅宗、代宗皆喜陰陽鬼神，事無大小，必謀之卜祝，故王嶼、黎幹以左道得進。上雅不之信，山陵但取七月之期，事集而發，不復擇日。

十一月，丁丑，以晉州刺史韓滉為蘇州刺史、浙江東、西觀察使。

喬琳衰老耳聵，上或時訪問，應對失次，所謀議復疏闊。壬午，以琳為工部尚書，罷政事。上由是疏張涉。

楊炎既留崔寧，二人由是交惡。炎托以北邊須大臣鎮撫，癸巳，以京畿觀察使崔寧為單于、鎮北大都護、朔方節度使，鎮坊州。以荊南節度使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。又以靈鹽節度都虞侯醴泉杜希全知靈、鹽州留後；代州刺史張光晟知單于、振武等城、綏、銀、麟、勝州留後；延州刺史李建徽知鄜、坊、丹州留後。時寧既出鎮，不當更置留後，炎欲奪寧權，且窺其所為，令三人皆得自奏事，仍諷之使伺寧過失。

十二月，乙卯，立宣王誦為皇太子。

舊制，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，太府四時上其數，比部覆其出入。及第五琦為度支、鹽鐵使，時京師多豪將，求取無節，琦不能制，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，使宦官掌之，天子亦以取給為便，故久不出。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，校其贏縮，殆二十年。宦官領其事者三百餘員，皆蠶食其中，蟠結根據，牢不可動。楊炎頓首於上前曰：「財賦者，國之大本，生民之命，重輕安危，靡不由之，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，猶或耗亂不集。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，大臣皆不得知，政之蠹敝，莫甚於此。請出之以歸有司。度宮中歲用幾何，量數奉入，不敢有乏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為政。」上即日下詔：「凡財賦皆歸左藏，一用舊式，歲於數中擇精好者三、五千匹，進入大盈。」炎以片言移人主意，議者稱之。

丙寅晦，日有食之。

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，上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。辭行，上問以為政之要，對曰：「為政之本，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。」上曰：「朕比以下詔求賢，又遣使臣廣加搜訪，庶幾可以為理乎！」對曰：「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，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，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！」上悅。

崔祐甫有疾，上令肩輿入中書，或休假在第，大事令中使咨決。

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（庚申，公元七八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丁卯朔，改元。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；赦天下。始用楊炎議，命黜陟使與觀察使、刺史「約百姓丁產，定等級，作兩稅法。比來新舊征科色目，一切罷之；二稅外輒率一錢者，以枉法論。」唐初，賦斂之法曰租、庸、調，有田則有租，有身則有庸，有戶則有調。玄宗之末，版籍浸壞，多非其實。及至德兵起，所在賦斂，迫趣取辦，無復常准。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，各隨意增科，自立色目，新故相仍，不知紀極。民富者丁多，率為官、為僧以免課役，而貧者丁多，無所伏匿，故上戶優而下戶勞。吏因緣蠶食，民旬輸月送，不勝困弊，率皆逃徙為浮戶，其土著百無四五。至是，炎建議作兩稅法，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，量出以制入。戶無主、客，以見居為簿；人無丁、中，以貧富為差；為行商者，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，使與居者均，無僥利。居人之稅，秋、夏兩征之。其租、庸、調雜徭悉省，皆總統於度支。上用其言，因赦令行之。

初，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，楊炎為侍郎，不相悅。元載之死，晏有力焉。及上即位，晏久典利權，眾頗疾之，多上言轉運使可罷；又有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者。楊炎為宰相，欲為元載報仇，因為上流涕言：「晏與黎幹、劉忠翼同謀，臣為宰相不能討，罪當萬死！」崔祐甫言：「茲事暖昧，陛下已曠然大赦，不當復究尋虛語。」炎乃建言：「尚書省，國政之本，比置諸使，分奪其權，今宜復舊。」上從之。甲子，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、倉部，罷晏轉運、租庸、青苗、鹽鐵等使。

二月，丙申朔，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。先是，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，河北黜陟使洪經綸，不曉時務，聞悅軍七萬人，符下，罷其四萬，令還農。悅陽順命，如符罷之。既而集應罷者，激怒之曰：「汝曹久在軍中，有父母妻子，今一旦為黜陟使所罷，將何資以自衣食乎！」眾大哭。悅乃出家財以賜之，使各還部伍。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。

崔祐甫以疾，多不視事。楊炎獨任大政，專以復恩仇為事，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，又欲發兩京、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，以興屯田。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，訪以利害，秀實以為：「今邊備尚虛，未宜興事以召寇。」炎怒，以為沮己，征秀實為司農卿。丁未，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、北庭行營、涇原節度使，使移軍原州，以四鎮、北庭留後劉文喜為別駕。京兆尹嚴郢奏：「案朔方五城，舊屯沃饒之地，自喪亂以來，人功不及，因致荒廢，十不耕一。若力可墾辟，不俟浚渠。今發兩京、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，計所得不補所費，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，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。」疏奏，不報。既而陵陽渠竟不成，棄之。

上用楊炎之言，托以奏事不實，己酉，貶劉晏為忠州刺史。

癸丑，以澤潞留後李抱真為節度使。

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、原，命李懷光居前督作，朱泚、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。詔下涇州為城具，涇之將士怒曰：「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，十餘年矣。始居邠州，甫營耕桑，有地著之安。徙屯涇州，披荊榛，立軍府；坐席未暖，又投之塞外。吾屬何罪而至此乎！」李懷光始為邠寧帥，即誅溫儒雅等，軍令嚴峻。及兼涇原，諸將皆懼，曰：「彼五將何罪而為戮？今又來此，吾屬能無憂乎！」劉文喜因眾心不安，據涇州，不受詔，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，不則朱泚。癸亥，以朱泚兼四鎮、北庭行軍、涇原節度使，代懷光。

三月，翰林學士、左散騎常侍張涉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金，事覺；上怒，欲置於法。時李忠臣以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、奉朝請，言於上曰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而先生以乏財犯法，以臣愚觀之，非先生之過也。」上意解，辛未，放涉歸田裡。辛京杲以私忿杖殺部曲，有司奏京杲罪當死，上將從之。李忠臣曰：「京杲當死久矣！」上問其故。忠臣曰：「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，獨京杲至今尚存，臣故以為當死久矣。」上憫然，左遷京杲諸王傅。忠臣乘機救人，多此類。

楊炎罷度支、轉運使，命金部、倉部代之。既而省職久廢，耳目不相接，莫能振舉，天下錢穀無所總領。癸巳，復以諫議大夫韓洄為戶部侍郎、判度支，以金部郎中萬年杜佑權江、淮水陸轉運使，皆如舊制。劉文喜又不受詔，欲自邀旌節；夏，四月，乙未朔，據涇州叛，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。上命朱泚、李懷光討之，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。

吐蕃始聞韋倫歸其俘，不之信，及俘入境，各還部落，稱：「新天子出宮人，放禽獸，英威聖德，洽於中國。」吐蕃大悅，除道迎倫。贊普即發使隨倫入貢，且致賻贈。癸卯，至京師，上禮接之。既而蜀將上言：「吐蕃豺狼，所獲俘不可歸。」上曰：「戎狄犯塞則擊之，服則歸之。擊以示威，歸以示信。威信不立，何以懷遠！」悉命歸之。

代宗之世，每元日、冬至、端午、生日，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獻，貢獻多者則悅之。武將、奸吏，緣此侵漁下民。癸丑，上生日，四方貢獻皆不受。李正己、田悅各獻縑三萬匹，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。

五月，戊辰，以韋倫為太常卿。乙酉，復遣倫使吐蕃。倫請上自為載書，與吐蕃盟。楊炎以為非敵，請與郭子儀輩為載書以聞，令上畫可而已，從之。

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，杜其出入，而閉壁不與戰，久之不拔。天方旱，征發饋運，內外騷然，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，不可勝紀。上皆不聽，曰：「微孽不除，何以令天下！」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，海賓言於上曰：「臣乃陛下藩邸部曲，豈肯附叛人，必為陛下梟其首以獻。但文喜今所求者節而已，願陛下姑與之，文喜必怠，則臣計得施矣。上曰：「名器不可假人，爾能立效固善，我節不可得也。」使海賓歸以告文喜，而攻之如初。減御膳以給軍士，城中將士當受春服者，賜予如故。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。時吐蕃方睦於唐，不為發兵，城中勢窮。庚寅，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，傳首，而原州竟

不果城。自上即位，李正己內不自安，遣參佐入奏事；會涇州捷奏至，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。正己益懼。

六月，甲午朔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崔祐甫薨。

術士桑道茂上言：「陛下不出數年，暫有離宮之厄。臣望奉天有天子氣，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。」辛丑，命京兆發丁夫數千，雜六軍之士，築奉天城。

初，回紇風俗樸厚，君臣之等不甚異，故眾志專一，勁健無敵。及有功於唐，唐賜遺甚厚，登裡可汗始自尊大，築宮殿以居，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。中國為之虛耗，而虜俗亦壞。及代宗崩，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，登裡驕不為禮。九姓胡附回紇者，說登裡以中國富饒，今乘喪伐之，可有大利。登裡從之，欲舉國入寇。其相頡莫賀達干，登裡之從父兄也，諫曰：「唐，大國也，無負於我，吾前年侵太原，獲羊馬數萬，可謂大捷，而道遠糧乏，比歸，士卒多徒行者。今舉國深入，萬一不捷，將安歸乎！」登裡不聽。頡莫賀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，舉兵擊殺之，並九姓胡二千人，自立為合骨咄祿毘伽可汗，遣其臣聿達干與梁文秀俱入見，願為藩臣，垂發不翦，以待冊命。乙卯，命京兆少尹臨漳源休冊頡莫賀為武義成功可汗。

秋，七月，丙寅，邵州賊帥王國良降。國良本湖南牙將，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，以扞西原蠻。京杲貪暴，國良家富，京杲以死罪加之。國良懼，據縣叛，與西原蠻合，聚眾千人，侵掠州縣，瀕湖千里，咸被其害。詔荊、黔、洪、桂諸道合兵討之，連年不能克。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，曰：「驅疲□，誅反仄，非策之得者也。」乃遺國良書，言：「將軍非敢為逆，欲救死耳。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，我已蒙聖朝湔洗，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！將軍遇我，不速降，後悔無及！」國良且喜且懼，遣使乞降，猶疑未決。皋乃假為使者，從一騎，越五百里，抵國良壁，鞭其門，大呼曰：「我曹王也，來受降！」舉軍大驚。國良趨出，迎拜請罪。皋執其手，約為兄弟，盡焚攻守之具，散其眾，使還農。詔赦國良罪，賜名惟新。

辛巳，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。

荊南節度使庾准希楊炎指，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，辭多怨望，又奏召補州兵，欲拒朝命，炎證成之。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，己丑，乃下詔賜死。天下冤之。

初，安、史之亂，數年間，天下戶口什亡八九，州縣多為簒鎮所據，貢賦不入，朝廷府庫耗竭，中國多故，戎狄每歲犯邊，所在宿重兵，仰給縣官，所費不貲，皆倚辦於晏。晏初為轉運使，獨領陝東諸道，陝西皆度支領之，末年兼領，未幾而罷。晏有精力，多機智，變通有無，曲盡其妙。常以厚直募善走者，置遞相望，覘報四方物價，雖遠方，不數日皆達使司，食貨輕重之權，悉制在掌握，國家獲利，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。常以為：「辦集眾務，在於得人，故必擇通敏、精悍、廉勤之士而用之；至於句檢簿書、出納錢穀，事雖至細，必委之士類；吏惟書符牒，不得輕出一言。」常言：「士陷贓賄，則淪棄於時，名重於利，故士多清修；吏雖潔廉，終無顯榮，利重於名，故吏多貪污。」然惟晏能行之，它人效者終莫能逮。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，奉教令如在目前，起居語言，無敢欺紿。當時權貴，或以親故屬之者，晏亦應之，使俸給多少，遷次緩速，皆如其志，然無得親職事。其場院要劇之官，必盡一時之選。故晏沒之後，掌財賦有聲者，多晏之故吏也。晏又以為戶口滋多，則賦稅自廣，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。諸道各置知院官，每旬月，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，豐則貴糴，歉則賤糶，或以谷易雜貨供官用，及於豐處賣之。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，先申，至某月須如干蠲免，某月須如干救助，及期，晏不俟州縣申請，即奏行之，應民之急，未嘗失時，不待其困弊、流亡、餓殍，然後賑之也。由是民得安其居業，戶口蕃息。晏始為轉運使，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，其季年乃三百餘萬；在晏所統則增，非晏所統則不增也。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，季年乃千餘萬緡。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。時自許、汝、鄭、鄧之西，皆食河東池鹽，度支主之；汴、滑、唐、蔡之東，皆食海鹽，晏主之。晏以為官多則民擾，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，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，任其所之，自餘州縣不復置官。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，轉官鹽於彼貯之。或商絕鹽貴，則減價鬻之，謂之常平鹽，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。其始江、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，季年乃六百餘萬緡，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。其河東鹽利，不過八十萬緡，而價復貴於海鹽。先是，運關東谷入長安者，以河流湍悍，率一斛得八斗至者，則為成勞，受優賞。晏以為江、汴、河、渭，水力不同，各隨便宜，造運船，教漕卒，江船達揚州，汴船達河陰，河船達渭口，渭船達太倉，其間緣水置倉，轉相受給。自是每歲運谷或至百餘萬斛，無斗升沉覆者。船十艘為一綱，使軍將領之，十運無失，授優勞，官其人。數運之後，無不斑白者。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，每艘給錢千緡。或言「所用實不及半，虛費太多。」晏曰：「不然，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，凡事必為永久之慮。今始置船場，執事者至多，當先使之私用無窘，則官物堅牢矣。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，安能久行乎！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；減半以下猶可也，過此則不能運矣。」其後五十年，有司果減其半。及咸通中，有司計費而給之，無復羨餘，船益脆薄易壞，漕運遂廢矣。晏為人勤力，事無閒劇，必於一日中決之，不使留宿，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。

八月，甲午，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。突董者，武義可汗之叔父也。代宗之世，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，雜居京師，殖貨縱暴，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。上即位，命突董盡帥其徒歸國，輜重甚盛。至振武，留數月，厚求資給，日食肉千斤，他物稱是，縱樵牧者暴踐果稼，振武人苦之。光晟欲殺回紇，取其輜重，而畏其眾強，未敢發。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，多道亡，突董防之甚急。九姓胡不得亡，又不敢歸，乃密獻策於光晟，請殺回紇。光晟喜其黨類自離，許之。上以陝州之辱，心恨回紇。光晟知上旨，乃奏稱：「回紇本種非多，所輔以強者，群胡耳。今聞其自相魚肉，頓莫賀新立，移地健有孽子，及國相、梅金錄各擁兵數千人相攻，國未定。彼無財則不能使其眾，陛下不乘此際除之，乃歸其人，與之財，正所謂借寇兵繼盜糧者也。請殺之。」三奏，上不許。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，故不為禮；突董怒，執而鞭之數十。光晟勒兵掩擊，並群胡盡殺之，聚為京觀。獨留二胡，使歸國為證，曰：「回紇鞭辱大將，且謀襲據振武，故先事誅之。」上征光晟為右金吾將軍，遣中使王嘉祥征致信幣。回紇請得專殺者以復仇，上為之貶光晟為睦王傅以慰其意。

丁未，加盧龍、隴右、涇原節度使朱泚兼中書令，盧龍、隴右節度如故。以舒王謨為四鎮、北庭行軍、涇原節度大使，以涇州牙前兵馬使河中姚令言為留後。謨，邈之子也，早孤，上子之。

癸丑，詔贈太后父、祖、兄、弟官，及自餘宗族男女拜官封邑者告第告身，凡百二十有七通；中使以馬負而賜之。

九月，壬午，將作奏宣政殿廊壞，十月魁岡，未可修。上曰：「但不妨公害人，則吉矣。安問時日！」即命修之。

大歷以前，賦斂出納俸給皆無法，長吏得專之；重以元、王秉政，貨賂公行，天下不按贓吏者殆二十年。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案虔州刺史源敷翰，流之。上以宣歙觀察使薛邕，文雅舊臣，徵為左丞。邕去宣州，盜隱官物以巨萬計，殿中侍御史員□發之。

冬，十月，己亥，貶連山尉。於是州縣始畏朝典，不敢放縱。

上初即位，疏斥宦官，親任朝士，而張涉以儒學入侍，薛邕以文雅登朝，繼以贓敗。宦官武將得以借口，曰：「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，而謂我曹濁亂天下，豈非期罔邪！」於

是上心始疑，不知所倚杖矣。

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，庚寅，以睦王述為奉迎使，工部尚書喬琳副之，又命諸沈四人為判官，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。

十一月，初令待制官外，更引朝集使二人，訪以時政得失，遠人疾苦。

先是，公主下嫁者，舅姑拜之，婦不答。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、姑及婿之諸父、兄、姊之儀，舅、姑坐受於中堂，諸父、兄、姊立受於東序，如家人禮。有縣主將嫁，擇用丁丑。是日，上之從父妹卒，命罷之。有司奏：「供張已備，且殤服不足廢事。」上曰：「爾愛其費，我愛其禮。」卒罷之。至德以來，國家多事，公主、郡、縣主多不以時嫁。有華發者，雖居禁中，或十年不見天子。上始引見諸宗女，尊者致敬，卑者存慰，悉命嫁之。所繼小大之物，必經心目。己卯、庚辰二日，嫁岳陽等凡十一縣主。

吐蕃見韋倫再至，益喜。十二月，辛卯朔，倫還，吐蕃遣其相論飲明思等入貢。

是歲，冊太子母王氏為淑妃。

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七十六，籍後七十六萬八千餘人，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，谷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。

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建中二年（辛酉，公元七八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辰，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。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行軍司馬惟岳，以其年少閽弱，豫誅諸將之難制者深州刺史張獻誠等，至有十餘人同日死者。寶臣召易州刺史張孝忠，孝忠不往，使其弟孝節召之。孝忠使孝節謂寶臣曰：「諸將何罪，連頸受戮！孝忠懼死，不敢往，亦不敢叛，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。」孝節泣曰：「如此，孝節必死。」孝忠曰：「往則並命，我在此，必不敢殺汝。」遂歸，寶臣亦不之罪也。兵馬使王武俊，位卑而有勇，故寶臣特親愛之，以女妻其子士真，士真復厚結其左右。故孝忠、武俊獨得全。及薨，孔目官胡震，家僮王它奴勸惟岳匿喪二十餘日，詐為寶臣表，求令惟岳繼襲，上不許。遣給事中汲人班宏往問寶臣疾，且諭之。惟岳厚賂宏，宏不受，還報。惟岳乃發喪，自為留後，使將佐共奏求旌節，上又不許。初，寶臣與李正己、田承嗣、梁崇義相結，期以土地傳之子孫。故承嗣之死，寶臣力為之請於朝，使以節授田悅；代宗

從之。悅初襲位，事朝廷禮甚恭，河東節度使馬燧表其必反，請先為備。至是悅屢為惟岳請繼襲，上欲革前弊，不許。或諫曰：「惟岳己據父業，不因而命之，必為亂。」上曰：「賊本無資以為亂，皆藉我土地，假我位號，以聚其眾耳。鄙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，而亂益滋。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。然則惟岳必為亂，命與不命等耳。」竟不許。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，潛謀勒兵拒命。

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：「爾藉伯父遺業，但謹事朝廷，坐享富貴，不亦善乎！奈何無故與恆、鄆共為叛臣！爾觀兵興以來，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？必欲行爾之志，可先殺我，無使我見田氏之族滅也。」因稱病臥家。悅自往謝之，庭玠閉門不內，竟以憂卒。

成德判官邵真聞李惟岳之謀，泣諫曰：「先相公受國厚恩，大夫衰絰之中，遽欲負國，此甚不可。」勸惟岳執李正己使者送京師，且請討之，曰：「如此，朝廷嘉大夫之忠，則旄節庶幾可得。」惟岳然之，使真草奏。長史畢華曰：「先公與二道結好二十餘年，奈何一旦棄之！且雖執其使，朝廷未必見信。正己忽來襲我，孤軍無援，何以待之！」惟岳又從之。

前定州刺史谷從政，惟岳之舅也，有膽略，頗讀書，王武俊等皆敬憚之，為寶臣所忌，從政乃稱病杜門。憔岳亦忌之，不與圖事，日夜獨與胡震、王他奴等計議，多散金帛以悅將士。從政往見憔岳曰：「今海內無事，自上國來者，皆言天子聰明英武，志欲致太平，深不欲諸侯子孫專地。爾今首違詔命，天子必遣諸道致討。將士受賞之際，皆言為大夫盡死。苟一戰不勝，各惜其生，誰不離心！大將有權者，乘危伺便，咸思取爾以自為功矣。且先相公所殺高班大將，殆以百數，撓敗之際，其子弟欲復仇者，庸可數乎！又，相公與幽州有隙，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，今天子必以為將。滔與吾擊析相間，計其聞命疾驅，若虎狼之得獸也，何以當之！昔田承嗣從安、史父子同反，身經百戰，凶悍聞於天下，違詔舉兵，自謂無敵。及盧子期就擒，吳希光歸國，承嗣指天垂泣，身無所措。賴先相公按兵不進，且為之祈請，先帝寬仁，赦而不誅，不然，田氏豈有種乎！況爾生長富貴，齒發尚少，不更艱危，乃信左右之言，欲效承嗣所為乎！為爾之計，不若辭謝將佐，使惟誠攝領軍府，身自入朝，乞留宿衛，因言惟誠且令攝事。恩命決於聖志，上必悅爾忠義，縱無大位，不失榮祿，永無憂矣。不然，大禍將至，悔之何及。吾亦知爾素疏忌我，顧以舅甥之情，事急，不得不言耳！」惟岳及左右見其言切，益惡之。從政乃復歸，杜門稱病。惟誠者，惟岳之庶兄也，謙厚好書，得眾心，其母妹為李正己子婦。是日，惟岳送惟誠於正己，正己使復姓張，遂仕淄青。惟岳遣王它奴詣從政家，察其起居，從政飲藥而卒；且死，曰：「吾不憚死，哀張氏今族滅矣！」

劉文喜之死也，李正己、田悅等皆不自安；劉晏死，正己等益懼，相謂曰：「我輩罪惡，豈得與劉晏比乎！」會汴州城隘，廣之，東方人訛言：「上欲東封，故城汴州。」正己懼，發兵萬人屯曹州。田悅亦完聚為備，與梁崇義、李惟岳遙相應助，河南士民騷然驚駭。

永平軍舊領汴、宋、滑、亳、陳、潁、泗七州，丙子，分宋、亳、潁別為節度使，以宋州刺史劉洽為之；以泗州隸淮南；又以東都留守路嗣恭為懷、鄭、汝、陝四州、河陽三城節度使。旬日，又以永平節度使李勉都統洽、嗣恭二道，仍割鄭州隸之，選嘗為將者為諸州刺史，以備正己等。

初，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，頗能言宮中事，女官李真一意其為沈太后，詣使者具言其狀。上聞之，驚喜。時沈氏故老已盡，無識太后者，上遣宦官、宮人征驗視之，年狀頗同，宦官、宮人不審識太后，皆言是。高氏辭稱實非太后，驗視者益疑之，強迎入居上陽宮。上發宮女百餘人，繼乘輿御物就上陽宮供奉。左右誘諭百方，高氏心動，乃自言是。驗視者走馬入奏，上大喜。二月，辛卯，上以偶日御殿，群臣皆入賀。詔有司草儀奉迎。高氏弟承悅在長安，恐不言，久獲罪，遽自言本末。上命力士養孫樊景超往覆視，景超見高氏居內殿，以太后自處，左右侍衛甚嚴。景超謂高氏曰：「姑何自置身於俎上！」左右叱景超使下，景超抗聲曰：「有詔，太后詐偽，左右可下。」左右皆下殿。高氏乃曰：「吾為人所強，非己出也。」以牛車載還其家。上恐後人不復敢言太后，皆不之罪，曰：「吾寧受百欺，庶幾得之。」自是四方稱得太后者數四，皆非是，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。

御史中丞盧杞，弈之子也，貌醜，色如藍，有口辯。上悅之，丁未，擢為大夫，領京畿觀察使。郭子儀每見賓客，姬妾不離側。杞嘗往問疾，子儀悉屏侍妾，獨隱几待之。或問其故，子儀曰：「杞貌陋而心險，婦人輩見之必笑，他日杞得志，吾族無類矣！」

楊炎既殺劉晏，朝野側目，李正己累表請晏罪，譏斥朝廷。炎懼，遣腹心分詣諸道，以宣慰為名，實使之密諭節度使云：「晏昔附奸邪，請立獨孤后，上自惡而殺之。」上聞而惡之，由是有誅炎之志，隱而未發。乙巳，遷炎中書侍郎，擢盧杞為門下侍郎，並同平章事，不專任炎矣。杞蕞陋，無文學，炎輕之，多托疾不與會食；杞亦恨之。杞陰狡，欲起勢立威，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，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直學士，親任之。

丙午，更汴宋軍名曰宣武。

振武節度使彭令芳苛虐，監軍劉惠光貪婪。乙卯，軍士共殺之。

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。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，神策將士獨不飲，上使詰之，其將楊惠元對曰：「臣等發奉天，軍帥張巨濟戒之曰：『此行大建功名，凱旋之日，相與為歡。苟未捷，勿飲酒。』故不敢奉詔。」及行，有司緣道設酒食，獨惠元所部瓶罌不發。上深歎美，賜書勞之。惠元，平州人也。

三月，置殷州於郾城。

辛巳，以汾州刺史王栩為振武軍使、鎮北、綏、銀等州留後。

遣殿中少監崔漢衡使於吐蕃。

梁崇義雖與李正己等連結，兵勢寡弱，禮數最恭。或勸其入朝，崇義曰：「來公有大功於國，上元中為閹宦所讒，遷延稽命，及代宗嗣位，不俟駕入朝，猶不免族誅。吾歲久釁積，何可往也！」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屢請討之，崇義懼，益修武備。流人郭昔告崇義為變，崇義聞之，請罪，上為之杖昔，遠流之；使金部員外郎李舟詣襄州諭旨以安之。舟嘗奉使詣劉文喜，為陳禍福，文喜囚之，會帳下殺文喜以降，諸道跋扈者聞之，謂舟能覆城殺將。至襄州，崇義惡之。舟又勸崇義入朝，言頗切直，崇義益不悅。及遣使宣慰諸道，舟復指襄州，崇義拒境不內，上言「軍中疑懼，請易以它使。」時兩河諸鎮方猜阻，上欲示恩信以安之，夏，四月，庚寅，加崇義同平章事，妻子悉加封賞，賜以鐵券；遣御史張著繼手詔征之，仍以其裨將薗杲為鄧州刺史。

五月，丙寅，以軍興，增商稅為什一。

田悅卒與李正己、李惟岳定計，連兵拒命，遣兵馬使孟祐將步騎五千北助惟岳。薛嵩之死也，田承嗣盜據洺、相二州，朝廷獨得邢、磁二州及臨洺縣。悅欲阻山為境，曰：「邢、磁如兩眼，在吾腹中，不可不取。」乃遣兵馬使康愔將八千人圍邢州，別將楊朝光將五千人柵於邯鄲西北，以斷昭義救兵，悅自將兵數萬圍臨洺。邢州刺史李共、臨洺將張伾堅壁拒守。貝州刺史邢曹俊，田承嗣舊將也，老而有謀，悅寵信牙官扈崿而疏之。及攻臨洺，召曹俊問計。曹俊曰：「兵法十圍五攻；尚書以逆犯順，勢更不侔。今頓兵

堅城之下，糧竭卒盡，自亡之道也。不若置萬兵於崞口以遏西師，則河北二十四州皆為尚書有矣。」諸將惡其異己，共毀之，悅不用其策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